

三國演義

罗贯中著



三國演義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二年·北京

第六十一回

趙雲截江奪阿斗

孫權遣書退老瞞

却說龐統、法正二人，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『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決不可行。』二人再三說之，玄德只是不從。次日，復與劉璋宴於城中，彼此細敘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龐統與法正商議曰：『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』便教魏延登堂舞劍，乘勢殺劉璋。延遂拔劍進曰：『筵間無以爲樂，願舞劍爲戲。』龐統便喚衆武士入，列於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劉璋手下諸將，見魏延舞劍筵前，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，直視堂上，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：『舞劍必須有對，某願與魏將軍同舞。』二人對舞於筵前。魏延目視劉封，封亦拔劍助舞。於是劉瑣、冷苞、鄧賢各掣劍出曰：『我等當羣舞，以助一笑。』玄德大驚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席上曰：『吾兄弟相逢痛飲，並無疑忌。又非「鴻門會」上，何用舞劍？不棄劍者立斬！』劉璋亦叱曰：『兄弟相聚，何必帶刀？』命侍衛者盡去佩劍。衆皆紛然下堂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，以酒賜之，曰：『吾弟兄同宗骨肉，共議大事，並無二心。汝等勿疑。』諸將皆拜謝。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：『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』二人歡飲至晚而散。玄德歸寨，責龐統曰：『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？今後斷勿爲此。』統嗟歎而退。

却說劉璋歸寨，劉瑣等曰：『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後患。』劉璋曰：『吾兄玄德，非比他人。』衆將曰：『雖玄德無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，以圖富貴。』璋曰：『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。』遂不聽，日與玄德歡敘。忽報張魯整頓兵馬，將犯葭萌關。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領諾，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。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，以防玄德兵變。璋初時不從，後因衆人苦勸，乃令白水都督楊懷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關。劉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關，嚴禁軍士，廣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細作報入東吳。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。顧雍進曰：『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，未易往還。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，斷其歸路，後盡起東吳之兵，一鼓而下荊襄？此不可失之機會也。』權曰：『此計大妙！』正商議間，忽屏後一大喝而出曰：『進此計者可斬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？』衆驚視之，乃吳國太也。國太怒曰：『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與劉備。今若動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？』因叱孫權曰：『汝掌父兄之業，坐領八十一州，尙自不足，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！』孫權喏喏連聲，答曰：『老母之訓，豈敢有違！』遂叱退衆官。國太恨恨而入。孫權立於軒下，自思：『此機會一失，荊襄何日可得？』正沈吟間，只見張昭入問曰：『主公有何憂疑？』孫權曰：『正思適間之事。』張昭曰：『此極易也。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，潛入荊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取郡主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。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動兵，更有何礙？』權曰：『此計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膽量。自幼穿房入戶，多隨吾兄。今可差

他去。』昭曰：『切勿漏洩。只此便令起行。』

於是密遣周善，將五百人，扮爲商人，分作五船；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詰。船內暗藏兵器。周善領命，取荊州水路而來。船泊江邊，善自入荊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灑淚動問。周善拜訴曰：『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遲，恐不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』夫人曰：『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方可以行。』周善曰：『若軍師回言道：「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」，如之奈何？』夫人曰：『若不辭而去，恐有阻當。』周善曰：『大江之中，已準備下船隻。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』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將七歲孩子阿斗，藏在車中，隨行帶三十餘人，各跨刀劍，上馬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欲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：『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餞行！』視之，乃趙雲也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。周善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『汝何人，敢當主母！』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各將軍器出來，擺列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隨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：『任從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話拜稟。』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。趙雲棄馬執鎗，跳上漁船。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鎗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餘，吳兵用鎗亂刺。趙雲棄鎗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劍在手，分開鎗擱，望吳船湧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吳兵盡皆驚倒。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，喝趙雲曰：『何故無禮！』雲插劍聲喏曰：『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軍師知會？』夫人

曰：『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』雲曰：『主母探病，何故帶小主人去？』夫人曰：『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，無人看覷。』雲曰：『主母差矣：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血。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。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』夫人怒曰：『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』雲曰：『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』夫人喝曰：『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』雲曰：『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縱然萬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』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，被趙雲推倒，就懷中奪了阿斗，抱出船頭上。欲要傍岸，又無幫手；欲要行兇，又恐礙於道理：進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奪阿斗，趙雲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劍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後梢挾住舵，只顧放船下水。風順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趙雲孤掌難鳴，只護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趙雲自思：『今番中了東吳之計！』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，手執長矛，高聲大叫：『嫂嫂留下姪兒去！』原來張飛巡哨，聽得這個消息，急來油江夾口，正撞着吳船，急忙截住。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。周善見張飛上船，提刀來迎，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，提頭擲於孫夫人前。夫人大驚曰：『叔叔何故無禮？』張飛曰：『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，私自歸家，這便無禮！』夫人曰：『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。若等你哥哥回報，須誤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願投江而死！』

張飛與趙雲商議：『若逼死夫人，非爲臣下之道。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。』乃謂夫人曰：『俺哥哥大漢皇叔，也不辱沒嫂嫂。今日相別，若思哥哥恩義，早早回來。』說罷，抱了阿斗，自與趙雲回船，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。後人有詩讚子龍曰：

昔年救主在當陽，今日飛身向大江。船上吳兵皆膽裂，子龍英勇世無雙！

又有詩讚龔德曰：

長坂橋邊怒氣騰，一聲虎嘯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應傳萬載名。

二人歡喜回船。行不數里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。見阿斗已奪回，大喜。三人並馬而歸。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，報知玄德。

却說孫夫人回吳，具說張飛、趙雲殺了周善，截江奪了阿斗。孫權大怒曰：『今吾妹已歸，與彼不親，殺周善之讎，如何不報！』喚集文武，商議起軍攻取荊州。正商議調兵，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。孫權大驚，且按下荊州，商議拒敵曹操。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書上呈。權拆視之，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，可速遷於此，以爲萬世之業。孫權覽書大哭，謂衆官曰：『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，吾如何不從？』即命遷治建業，築石頭城。呂蒙進曰：『曹操兵來，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。』諸將皆曰：『上岸擊賊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築城？』蒙曰：『兵有利鈍，戰無必勝。如猝然遇敵，步騎相促，人尙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』權曰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子明之見甚遠。』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。曉夜併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却說曹操在許都，威福日甚。長史董昭進曰：『自古以來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雖周公、呂望，莫可及也；櫛風沐雨，三十餘年，掃蕩羣凶，與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。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「九錫」以彰功德。』你道那九錫？

一，車馬

大略，戎略各一。大略，金車也。戎，兵車也。玄牡二駟，黃馬八匹。

二，衣服

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袞冕，王者之服。赤舄，朱履也。

三，樂則

樂則，王者之樂也。

四，

朱戶

居以朱戶，紅門也。

五，納陛

納陛以登，階也。

六，虎賁

虎賁三百人，守門之軍也。

七，鈇鉞

鈇，鉞各一。鈇，斧也。鉞，斧屬。

八，弓矢

形弓一，形矢百。

形，赤色也。玃弓十，玃矢千。玃，黑色也。

九，拒幽圭瓚

拒，拒也。圭，圭璋副焉。瓚，黑黍也。鬱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於陰。圭，中樽也。圭瓚，宗廟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

侍中荀彧曰：『不可：丞相本興義兵，匡扶漢室，當秉忠貞之志，守謙退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

如此。』曹操聞言，勃然變色。董昭曰：『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？』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，加九錫。

荀彧歎曰：『吾不想今日見此事！』操聞深恨之，以爲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興兵下江

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，託病止於壽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。盒上有操親筆

封記。開盒視之，並無一物。彧會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文若才華天下聞，可憐失足在權門。後人漫把留侯比，臨沒無顏見漢君。

其子荀惲，發哀書報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諡曰敬侯。

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，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，哨至江邊。回報云：『遙望沿江一帶，旗旛無

數，不知兵聚何處。』操放心不下，自領兵前進，就濡須口排開軍陣。操領百餘人上山坡，遙望戰船，

各分隊伍，依次擺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鮮明。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，坐着孫權。左右文武，侍立兩邊。

操以鞭指曰：『生子當如孫仲謀！若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』忽一聲響動，南船一齊飛奔過來。濡須

塢內又一軍出，衝動曹兵。曹操軍馬退後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，爲首馬上人，碧

眼紫髯。衆人認得正是孫權。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。操大驚，急回馬時，東吳大將韓當、周泰，

兩騎馬直衝將上來。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，敵住二將。曹操得脫歸寨。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。操

回寨，重賞許褚，責罵衆將：『臨敵先退，挫吾銳氣！後若如此，盡皆斬首！』是夜二更時分，忽寨外喊聲大震。操急上馬，見四下裏火起，却被吳兵劫入大寨。殺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。操心中鬱悶，閒看兵書。程昱曰：『丞相既知兵法，豈不知「兵貴神速」乎？丞相起兵，遷延日久，故孫權得以準備。夾濡須水口爲塢，難於攻擊。不若且退兵還許都，別作良圖。』操不應。

程昱出。操伏几而臥，忽聞潮聲洶湧，如萬馬爭奔之狀。操急視之，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，光華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兩輪太陽對照。忽見江心那輪紅日，直飛起來，墜於寨前山中，其聲如雷。猛然驚覺：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。帳前軍報道午時。曹操教備馬，引五十餘騎，逕奔出寨，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。正看之間，忽見一簇人馬，當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視之，乃孫權也。權見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馬，以鞭指操曰：『丞相坐鎮中原，富貴已極，何故貪心不足，又來侵我江南？』操答曰：『汝爲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詔，特來討汝！』孫權笑曰：『此言豈不羞乎？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、令諸侯？吾非不尊漢朝，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。』操大怒，叱諸將上山捉孫權。忽一聲鼓響，山背後兩彪軍出：右邊韓當、周泰，左邊陳武、潘璋。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，矢如雨發。操急引衆將回走。背後四將趕來甚急。趕到半路，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，救回曹操。吳兵齊奏凱歌，回濡須去了。操還營自思：『孫權非等閒人物。紅日之應，久後必爲帝王。』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。又恐東吳恥笑，進退未決。兩邊又相拒了月餘，戰了數場，互相勝負。直至來年正月，春雨連綿，水港皆滿，軍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異常。操心甚憂。當日正在寨中，與衆謀士商議。或勸操收兵；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歸。操猶豫未定。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。操啓視之。書略曰：

孤與丞相，彼此皆漢朝臣宰。丞相不思報國安民，乃妄動干戈，殘虐生靈，豈仁人之所爲哉？卽日春水方生，公當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復有赤壁之禍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書背後又批兩行云：『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』

曹操看畢，大笑曰：『孫仲謀不欺我也。』重賞來使，遂下令班師，命廬江太守朱光，鎮守皖城，自引大軍回許昌。孫權亦收軍歸秣陵。權與衆將商議：『曹操雖然北去，劉備尙在葭萌關未還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荊州？』張昭獻計曰：『且未可動兵。某有一計，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。』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謀壯志又圖南。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取涪關楊高授首

攻雒城黃魏爭功

却說張昭獻計曰：『且休要動兵。若一興師，曹操必復至。不如修書二封：一封與劉璋，言劉備結連東吳，共取西川，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；一封與張魯，教進兵向荊州來，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。我然後起兵取之，事可諧矣。』權從之，即發使二處去訖。

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書，知孫夫人已回東吳。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，乃與龐統議曰：『曹操擊孫權，操勝必將取荊州，權勝亦必取荊州矣。爲之奈何？』龐統曰：『主公勿憂：有孔明在彼，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。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，只推：「曹操攻擊孫權，權求救於荊州。吾與孫權唇齒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張魯自守之賊，決不敢來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荊州，與孫權會同破曹操，奈兵少糧缺。望推同宗之誼，速發精兵三、四萬，行糧十萬斛相助。請勿有誤。」若得軍馬錢糧，却另作商議。』

玄德從之，遣人往成都。來到關前，楊懷、高沛聞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關，楊懷同使者入成都，見劉璋呈上書信。劉璋看畢，問楊懷爲何亦同來。楊懷曰：『專爲此書而來。劉備自從入川，廣布恩

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軍馬錢糧，切不可與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」劉璋曰：「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，豈可不助？」一人出曰：「劉備梟雄，久留於蜀而不遣，是縱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，何異與虎添翼乎？」衆視其人，乃零陵雒陽人，姓劉，名巴，字子初。劉璋聞劉巴之言，猶豫未決。黃權又復苦諫。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，米一萬斛，發書遣使報玄德。仍令楊懷、高沛緊守關隘。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，呈上回書。玄德大怒曰：「吾爲汝禦敵，費力勞心。汝今積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卒効命乎？」遂扯毀回書，大罵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龐統曰：「主公只以仁義爲重，今日毀書發怒，前情盡棄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如此，當若何？」龐統曰：「某有三條計策，請主公自擇而行。」

玄德問：「那三條計？」統曰：「只今便選精兵，晝夜兼道逕襲成都；此爲上計。楊懷、高沛乃蜀中名將，各仗強兵拒守關隘；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，一將聞知，必來相送；就送行處，擒而殺之，奪了關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後却向成都；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夜回荊州，徐圖進取；此爲下計。若沈吟不去，將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」玄德曰：「軍師上計太促，下計太緩；中計不遲不疾，可以行之。」

於是發書致劉璋，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，衆將抵敵不住，吾當親往拒之，不及面會，特書相辭。書至成都，張松聽得說玄德欲回荊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書一封，欲令人送與玄德。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，松急藏書於袖中，與肅相陪說話。肅見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與肅共飲。獻酬之間，忽落此書於地，被肅從人拾得。席散後，從人以書呈肅。肅開視之。書略曰：

松昨進言於皇叔，並無虛謬，何乃遲遲不發？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

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？使松聞之，如有所失。書呈到日，疾速進兵。松當爲內應，萬勿自誤！

張肅見了，大驚曰：『吾弟作滅門之事，不可不首。』連夜將書見劉璋，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，欲獻西川。劉璋大怒曰：『吾平日未嘗薄待他，何故欲謀反！』遂下令捉張松全家，盡斬於市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一覽無遺自古稀，誰知書信泄天機。未觀玄德興王業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劉璋既斬張松，聚集文武商議曰：『劉備欲奪吾基業，當如之何？』黃權曰：『事不宜遲。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，添兵守把，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。』璋從其言，星夜馳檄各關去訖。

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報上涪水關，請楊懷、高沛出關相別。楊、高二將聞報，商議曰：『玄德此回若何？』高沛曰：『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處刺之，以絕吾主之患。』楊懷曰：『此計大妙。』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，出關送行，其餘並留在關上。玄德大軍盡發。前至涪水之上，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：『楊懷、高沛若欣然而來，可隄防之；若彼不來，便起兵逕取其關，不可遲緩。』正說間，忽起一陣旋風，把馬前『帥』字旗吹倒。玄德問龐統曰：『此何兆也？』統曰：『此警報也。』楊懷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』玄德乃身披重鎧，自佩寶劍防備。人報楊、高二將前來送行。玄德令軍馬歇定。龐統分付魏延、黃忠：『但關上來的軍士，不問多少，馬步軍兵，一個也休放回。』二將得令而去。

却說楊懷、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，帶二百軍兵，捧羊送酒，直至軍前。見並無準備，心中暗喜，以爲中計。入至帳下，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。二將聲喏曰：『聞皇叔遠回，特具薄禮相送。』遂進酒勸玄德。玄德曰：『二將軍守關不易，當先飲此盃。』二將飲酒畢，玄德曰：『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，閒人退避。』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。玄德叱曰：『左右與吾捉下二賊！』帳後劉封、關平應聲而出。楊、高二人急待爭鬥，劉封、關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：『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謀，離間親情？』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統便喝斬二人；玄德還猶未決。統曰：『二人本意欲殺吾主，罪不容誅。』遂叱刀斧手斬楊懷、高沛於帳前。黃忠、魏延早將二百從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個。玄德喚入，各賜酒壓驚。玄德曰：『楊懷、高沛離間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誅戮。爾等無罪，不必驚疑。』衆皆拜謝。龐統曰：『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帶吾軍取關。各有重賞。』衆皆應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軍隨後。前軍至關下叫曰：『二將軍有急事回，可速開關。』城上聽得是自家軍，即時開關。大軍一擁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關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賞，遂即分兵前後守把。次日勞軍，設宴於公廳。玄德酒酣，顧龐統曰：『今日之會，可爲樂乎！』龐統曰：『伐人之國而以爲樂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』玄德曰：『吾聞昔日武王伐紂，作樂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歟？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！』龐統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。睡至半夜，酒醒。左右以逐龐統之言，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；次早穿衣陞堂，請龐統謝罪曰：『昨日酒醉，言語觸忤，幸勿挂懷。』龐統談笑自若。玄德曰：『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』龐統曰：『君臣俱失，何獨主公？』玄德亦大笑，其樂如初。

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，襲了涪關，大驚曰：『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』遂聚文武，問退兵之策。黃權曰：『可連夜遣兵屯雒縣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劉備雖有精兵猛將，不能過也。』璋遂令劉瑣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點五萬大軍，星夜往守雒縣，以拒劉備。

四將行兵之次，劉瑣曰：『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，道號「紫虛上人」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吾輩今日行軍，正從錦屏山過。何不試往問之？』張任曰：『大丈夫行兵拒敵，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？』瑣曰：『不然：聖人云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」吾等問於高明之人，當趨吉避凶。』於是四人引五十騎至山下，問徑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絕頂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見一道童出迎。問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見紫虛上人，坐於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問前程之事。紫虛上人曰：『貧道乃山野廢人，豈知休咎？』劉瑣再三拜問，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，寫下八句言語，付與劉瑣。其文曰：

左龍右鳳，飛入西川。雒鳳墜地，臥龍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數當然。見機而作，勿喪九泉。

劉瑣又問曰：『我四人氣數如何？』紫虛上人曰：『定數難逃，何必再問？』瑣又請問時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並不答應。四人下山。劉瑣曰：『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』張任曰：『此狂叟也，聽之何益？』遂上馬前行。既至雒縣，分調人馬，守把各處隘口。劉瑣曰：『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則成都難保。吾四人公議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縣前面，依山傍險，紮下兩個寨子，勿使敵兵臨城。』冷苞、鄧賢曰：『某願往結寨。』劉瑣大喜，分兵二萬，與冷、鄧二人，離城六十里下寨。劉瑣、張任守護雒城。

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，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。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，即日冷苞、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，紮下兩個大寨。玄德聚衆將問曰：『誰敢建頭功，去取二將寨柵？』老將黃忠應聲出曰：

『老夫願往。』玄德曰：『老將軍率本部人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冷苞、鄧賢營寨，必當重賞。』

黃忠大喜，即領本部兵馬，謝了要行。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『老將軍年紀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將才願往。』玄德視之，乃是魏延。黃忠曰：『我已領下將令，你如何敢攪越？』魏延曰：『老者不以筋骨爲能。吾聞冷苞、鄧賢乃蜀中名將，血氣方剛。恐老將軍近他不得，豈不誤了主公大事？因此願相替，本是好意。』黃忠大怒曰：『汝說吾老，敢與我比試武藝麼？』魏延曰：『就主公之前，當面比試。贏得的便去，何如？』黃忠遂趨步下階，便叫小校：『將刀來！』玄德急止之曰：『不可；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。須誤了我大事。吾與你二人解勸，休得爭論。』龐統曰：『汝二人不必相爭。即今冷苞、鄧賢下了兩個營寨。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奪得者，便爲頭功。』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鄧賢寨。二人各領命去了。龐統曰：『此二人去，恐於路上相爭。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。』玄德留龐統守城，自與劉封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。却說黃忠歸寨，傳令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，平明進兵，取左邊山谷而進。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。探事人回報：『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起兵。』魏延暗喜，分付衆軍士二更造飯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鄧賢寨邊。軍士得令，都飽餐一頓，馬摘鈴，人啣枚，捲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後，離寨前進。到半路，魏延馬上尋思：『只去打鄧賢寨，不顯能處；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。兩處功勞，都是我的。』就馬上傳令，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。天色微明，離冷苞

寨不遠，教軍士少歇，排擲金鼓旗旛、鎗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，冷苞早已準備了。一聲礮響，三軍上馬，殺將出來。魏延縱馬提刀，與冷苞接戰。二將交馬，戰到三十合，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。漢軍走了半夜，人馬力乏，抵當不住，退後便走。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，撇了冷苞，撥馬回走。川兵隨後趕來，漢軍大敗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，大叫：『魏延快下馬受降！』魏延策馬飛奔，那馬忽失前蹄，雙足跪地，將魏延掀將下來。鄧賢馬奔到，挺鎗來刺魏延。鎗未到處，弓弦響，鄧賢倒撞下馬。後面冷苞方欲來救，一員大將，從山坡上躍馬而來，厲聲大叫：『老將黃忠在此！』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敵不住，望後便走。黃忠乘勢追趕，川兵大亂。

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，殺了鄧賢，直趕到寨前。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。不到十餘合，後面軍馬擁將上來，冷苞只得棄了左寨，引敗軍來投右寨。只見寨中旗幟全別，冷苞大驚。兜住馬看時，當頭一員大將，金甲錦袍，乃是劉玄德——左邊劉封，右邊關平——大喝道：『寨子吾已奪下，汝欲何往？』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，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。冷苞兩頭無路，取山僻小徑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狹路伏兵忽起，搭鈎齊舉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，無可解釋，收拾後軍，令蜀兵引路，伏在這裏，等個正着。用索縛了冷苞，解投玄德寨來。

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，但川兵倒戈卸甲者，並不許殺害，如傷者償命；又諭衆降兵曰：『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，願降者充軍，不願降者放回。』於是歡聲動地。黃忠安下寨腳，逕來見玄德，說魏延違了軍令，可斬之。玄德急召魏延，魏延解冷苞至。玄德曰：『延雖有罪，此功可贖。』令魏延謝黃